



柏寝台记

□ 刘培国

下小清河北岸大堤,平地兀地凸起一座土山,就是柏寝台了。

《汉书》颜师古注曰,柏寝台“以柏木为寝室于台之上也。”故名。柏寝台系以人工夯土筑成,于台上建筑柏木寝室的是齐桓公,台又叫桓公台。《史记·孝武本纪》:“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可知柏寝台迟建于齐桓公十年,即公元前676年,距今近2700年。《韩非子·外储说右》载:“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决决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东望是一片大湖,再望即是渤海。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

臣谏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彗星将出,彗星何惧乎?’”柏寝又有路寝之谓。《左传》:“经二十有六年,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可见柏寝为齐侯行宫。

柏寝台南距齐国都城临淄80里,紧临四渎之一古济水故道,也即今之小清河。小清河竟是济水故道,闻之油然亲切,家乡博山的孝妇河水流经了这里呀!小清河覆盖了古济水,叫人好奇。古有五岳四渎之谓。《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也!”郦道元《水经注》说:“济水与泗水,浑涛东南流,至角城,同人淮。《经》书睢陵,误耳。”说济水早已并入淮水。一说济水为黄河改道所湮灭。如今江、河、淮三渎犹川流滔滔,

唯孕育了夏商文明的济水或为淮水所吞、或为黄河所并难觅其踪,不禁兴叹桑田沧海之变。

是时淫雨初歇,碧空若洗,登台四望,村舍田畴密织锦绣,沃野平川尽在眼底。登斯台者若是桓公小白,则西向能遥敬天子,面东可近祭少海,北望有大河如带,南眺有群山阵列。河山之间,但见淄水、泲水、时水、女水、北阳水等九派东走,90里后归海。辽阔疆域,膏腴水土,何其决决者矣!农桑鱼盐之利尽收。唯如此,选贤任能,强兵富国,始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于是筑巍巍乎柏寝之台,彪炳春秋霸业。

相传柏寝台初高3丈,方圆10大亩(今40亩)。台首西向周室,其上殿宇林立,松柏苍翠,前堂后室,左右房厢,2700年来,烽火狼烟,殿堂早已无存,只有地上6米(地下4米),台基东西175米,南北

110米;台面东西134米,南北92.9米的巍峨土山孤矗于此。

明洪武二年(1369年),秦姓家族由直隶枣强徙此立村,毗邻柏寝台而居,名大桓台。越百年,李姓家族由本县张郭迁来村西定居,名小桓台。数十年前,台上建立一所小学,筑平屋数间,敲铁上课。每至夜,有无影黑手以砖瓦击窗,低吼瘆人,看守人惶惶不能终夜,童稚中亦有自坡上滑脱者伤及腿脚,痊愈非易。遂将校舍尽除,台基复归原样,怪力乱神始隐匿不显。不数年,桓台中少年渐次长成,多眉清目秀,聪颖过人,连年考入名牌大学,位列全乡榜首,时称状元村,延至今日依然。

捡拾漆黑老瓦残片一块,凹状斑纹隐现,不知是否远年遗物。

是为记。

2022年8月21日

岳母的搓衣板

□ 张修东

我和妻子收拾储藏室,发现了一块布满尘土的搓衣板。妻子叮嘱:“这是老娘传给我的,可要保存好啊。”我点头答应着,脑海里翻腾起许多往事。

和妻子谈恋爱那年月,岳父在矿上天天与煤炭、矸石打交道,两身工作服倒着穿还不赶趟,为这,岳母一周要洗好几次衣服。那时住单身公寓的我,有时来家里吃

饭,经常看到岳母站在水池边搓衣的背影。岁月侵蚀,搓衣板上的波纹悉数爬到她的脸上,她的脸上布满了沧桑,换来的却是全家的干净整洁。

时光揉搓万物,残留痕迹。我的“八零后”岳母依旧爱用搓衣板。

起初,搓衣板是岳父找熟人做的。长年累月的高频使用下,搓衣板的槽沟几近磨平。会木匠活的岳父看见了,便拉开架势,掏出凿子,

剔深槽沟,一块搓衣板无形之中延长了寿命。听岳父说,制作搓衣板的材料,柏木最好,坚硬耐用,香气也持久,再就是柳木。

如今,在很多家庭,搓衣板早已被洗衣机替代,可能只有岳母这样念旧的老人还坚持用搓衣板了吧。

搓衣板闲置时,可以躺在角落“休息”,而岳母只要不外出买菜,就在家擦桌抹凳、洗涤衣物,从不见她闲

下来。

过年时,岳母想像往年一样,用搓衣板把大衣物、床单被罩洗洗,可终究心有余力不足了。知母莫若女,妻子早早地把衣物取来,放进我家洗衣机。阳光的温暖钻进衣物,洗好的衣物晒出来香香的,岳母很满意。这也让一直坚信还是搓衣板洗得干净的岳母有所动摇。我和妻子商议,赶紧借这个机会给岳母买台洗衣机,把搓衣板收起来。

一夜入秋

□ 鲁珉

急急地盼着一个清凉的秋天,它终于在一夜滴答的秋雨中款款来了。

那个久违的秋天,恢复了应有的神韵。

秋雨仿佛是云抽成的丝,有时你甚至意识不到它的飘落,只是看见了面前的街道烟雾空濛。蓦然抬头,你才会发现,或是梧桐,或是银杏,都已叶低眉顺,任秋雨洗刷,只剩下些许绿意,泛黄的亮成为树的主色。几片苍老的树叶在雨丝的缠绕中落在脚边,你感受到微凉,有了一种苍促的

清醒,体会到繁华与沧桑的飘零。

昨晚又真真切切地听了一夜秋雨。喜欢这窗外的雨,犹如喜欢冬天的雪,悱恻缠绵,淅淅沥沥,宛若能够触摸到你我的心雨。喜欢倚窗凝望远方,也总想用平静替代那心的波浪。努力地想做一平静而能够淡忘的人,但那份情感却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秋雨洗涤着一切杂念,也冲淡着烦恼忧愁。看这绵绵细雨,总会让人不经意间想起如烟往事,带着一种执着陶醉于古道西风的秋思中。

夜里的街面人影稀少,偶尔会有车的声音划破这寂静,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安静下来。夜深,城静,而我心依旧。只有在这样的夜晚,才能褪去那层层包裹的外衣,露出最真的自己,听秋雨呢喃,让思绪放开羁绊。

秋夜听雨,是一种情致,是一种心境,品那秋雨的人生喜悲和世事沧桑,才能读懂秋雨的侠骨柔情。

无眠的我依旧伫立在窗前,听那秋雨的滴答。我只想静静地听,静静地思,不要让那烦恼与忧愁惊扰。忽然觉得多彩的大自然是一种恩赐,

不论什么季节,总是那样细致而整齐地流淌进你的心底。于是,你的心胸开阔起来,温柔起来,足足地可以感知到秋雨中的落叶和那些凋零的往事,欣然间就孕育成一种成熟。

浅秋的雨,滋润着轮回的万物,使一切生命蓬勃鲜亮得如此亲切。尽管她有时有些任性,迟迟地来,可她毕竟还是来了。来后,她依然有惹人的风骨、清新的韵味,总是那样在不经意间成为一道季节的风景,伴秋来伴秋去,年年岁岁,不弃不忘。

梦里故乡

□ 郑峰

思念故乡
思念那个小山村

当你走过万水千山
经历了多少世事沧桑
再回首,却发现故乡风景依然

蓼花河边的红蓼花
润泽生命的甘泉
蓝天白云,日和风暖
草长莺飞,蝉鸣悠远
最深情的是春华秋实的田野
最浪漫的是茫茫白雪覆盖的群山

年轻时,时常幻想着
有一双高飞的翅膀
少年心愿在天边
远征才觉道途欢
向往喧嚣、繁华和远方
即使前方水漫无边,荆棘高山

辗转数年,心情骤变
或许爱有所归,倦鸟知返
此时此刻,我思念
胡同里流传的风土故事
乡音萦绕的打谷场院
摩挲擦耳的捣蛋发小
村边槐树上,喜鹊在窝里孵卵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
偶尔传来一声狗叫,一声鸡鸣
会勾起我儿时的记忆
最难忘,是父亲关爱的期盼
和慈母手中的针线

每到春天,田野新雨如酥
南去的燕子,飞越空云万里
回归故乡
将屋檐下的老巢
衔来新枝,重新装扮
生儿育女,开始新的一年

在沟壑纵横的山间
清清的小溪,滋润游子的心田
贫穷的幼年,不曾冲淡故乡的情感
思念,仍流淌在人生旅途
和遥远的天边

晨雾中,一叶扁舟
静静停靠在柳树下
绚丽的朝霞,铺洒在母亲河上
万物勃勃生机,一片新绿
无数飞鸟,一次次俯冲
溅起水花朵朵
田畴默默,陌上人家
采菊东篱,田园桃花

一群牛跑来饮水
不时地争抢摩擦
田间传来阵阵吆牛号子
是老把式邻家大叔上渠开耕

远处,炊烟袅袅
有生我养我的农家小院
青一色石墙砌成
如今,屋顶的麦秸换成红瓦灰脊
精心打理的老屋
静静地期盼与主人见面

无论走出多远
只有故乡,才能安放游子的心
饱经风雨的院落
像一位经风沐雨的老人
不垮不塌,威风凛凛
你听,它用灵魂在诉说
曾经的故事,逝去的岁月